

中华魂百篇故事

青年民主革命家邹容
民主革命家张榕
的故事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2



7.53

16-4

中华魂百篇故事

(第十六册)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追求光明

文字收功日，全球革命潮。

——邹容

少年英志

重庆是一座具有 3000 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，它地处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，依山而筑，雄伟气派。在它的西部小较场附近，有一个古雅而又豪华的宅院，这是一个商人的家。1885 年的一天，秋风送爽，丹桂飘香，商人的家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正忙着给新生的儿子过满月呢。吃罢喜面，又分了红皮的喜蛋，客人们嚷着要看看孩子。不一会女主人抱着孩子来到客厅，会说话的客人看了孩子都留几句好话，有的说：“这孩子长的漂亮。”有的说：“这孩子一脸富贵相”。有一个

绅士模样的人走到孩子跟前，仔细端详了一会，又肯定地点了点头：“嗯，这孩子天庭饱满，目中含威，将来必有大任，看样子其官不在翰林之下。”大厅里一片啧啧之声，孩子的父母亲更是一脸喜色。不错，这个孩子后来确实身肩大任了，不过，不是大清王朝的翰林，而是给大清敲响丧钟的猛士，自称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。

邹容出生的时候中法战争的炮火刚刚停息，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正在痛苦地挣扎着，侵略和反侵略，压迫和反压迫，新和旧的斗争，一浪接一浪地翻腾，冲击着大清王朝。

邹容的父亲邹子璠原来只是一个小杂货商，后来越发展越大，成了一个拥有巨资的大商人。但是，商人尽管有钱，却没有地位。邹子璠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科举成名，捞个一官半职的，为邹家撑撑门面。

邹容6岁开始读书，没几年就读完了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书籍，他的聪明才智也开始展示出来。有一次，私

塾先生发现他书案上放了好几本明末作家夏完淳的书，这个人少年时就参加反清斗争，诗文中反抗意识很浓。“谁让你看这些东西。”老先生很不满意。“我自己想看。”邹容一脸自信的样子。老塾师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他来邹家几年了，深知这个孩子的习性，只要是他认准了的事，他坚决做到底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就是打得他身上出血，他也还是照样做。“昨天我留给你的那篇经文背下来了吗？”老先生改口问，不再追究他读杂书的事。“早就背下来了。”邹容说完，非常流利地背了一遍。塾师又提了几个问题，邹容也应答如流。塾师见找不出责难邹容的毛病，就开始讲下一篇经。就这样，邹容凭着他聪颖的天资、勤奋的精神，不仅读完了私塾规定的书，而且还读了许多名人的传记，特别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那些抗清的故事，他更是读得津津有味。他常想自己长大了也要当郑成功那样的大英雄，一种反满的意识正悄悄地在这个少年的心里萌生着。

1895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结束，清朝打了败仗，签订了丧国辱权的《马关条约》，重庆也成了通商口岸。

没过多久，重庆就来了外国兵船、商船，他们在这里开工厂、设洋行、盗矿产，各式各样的外国商品也大量地由重庆进入四川。邹容注意到父亲经常唉声叹气，看来买卖真的难做了。朝廷怎么这样无能，连小小的日本也打不过！在邹容小小的心灵里开始滋生了对封建王朝的憎恨。

邹容12岁了，父亲觉得这个孩子既然已经读完了应考的书目，就该让他到考场上去试一试，于是邹容就和大哥一同参加了巴县的童子试。童子试是科举考试的第一级，过了这一级才能再考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逐级应试。许多人因为过不了第一级，已经是白首老翁了，还不得不参加这童子试。

这一天，邹容穿戴得整整齐齐，很好奇地跟着大哥走进了考场，考场上已经来了不少人，有的和邹容一样大，有的和大哥的年

纪差不多，有的则比他父亲的年纪还大。邹容眼望着那些“老童生”，见他们一脸焦急不安的样子，心里很可怜他们。过了一会儿，主考官来了。他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一通纪律，然后公布了题目。邹容一看，这是什么题目，不但词意晦涩，而且还讲不通。他扫了一眼周围的其他考生，见大哥和其他人也都满脸疑问，知道不仅仅是自己有这种感觉。他站起来向主考官问道：“请问主考官大人，你们出的这种文不成义的题目，究竟要讲些什么内容？”

主考官非常吃惊，他从来没见过而且也没听说过这样的考生，竟敢当场对考题提出疑问，所以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，“什么？考题文不成义，你这不是故意嘲弄本官吗？还想不想考试？”主考官上来就强词夺理。

“想考试也得有个像样的题目，你这题目是个四不像，让人怎么考？”邹容理直气壮地辩解道。

“好啊，你这是有意违犯场规。来人！先

给我掌他手心 20 板。”

“你少发淫威，我得罪的是你，又不是别人，有本事你自己来打，为什么差别人。”

大哥见邹容这样，吓坏了，急忙上前来拉邹容：

“小孩子家不懂事，瞎说什么，快向大人认错，求大人让你考试。”

“认错？我才不呢！我宁可不考我也不向他认错。”邹容说完，昂头走出了考场。

第一次进考场就和主考官打起来这事真是非同小可，消息很快就在全城传遍了。父亲原指望这个聪明过人的儿子可以科举做官，光宗耀祖，改变邹家的政治地位，不想他却罢了考，气得捶胸顿足。

“你这不孝之子，八股文不好好做，考试不好好考，功名前程你还要不要了。”邹子璠一手拿着竹板，一手指着邹容的鼻子，大声喝骂。

邹容不觉得自己不对，丝毫没有悔愧的意思，反而质问父亲起来：“臭八股，我就是

不愿意学。现在朝廷衰落得连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了，得了它的功名又有什么用?!”

父亲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举起竹板把邹容狠狠地打了一顿。可是不管他怎么打，邹容始终也没认错。父亲为难了，这孩子如此倔强，将来还不知会闯出多么大的祸端呢！他决定送邹容进重庆经学书院，希望书院的院长，著名的学者吕翼文能有办法驯服邹容这匹“烈马”。

邹容在重庆经学书院读书期间，正是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的时候，维新之风也吹到了巴山蜀水，邹容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脉搏，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维新思想的养料。他经常在书院里讲他所了解到的各地变法维新的情况，今天说，皇上接见康有为了；明天说，皇上把不变法的大臣革职了；过几天又说，湖南的变法名人谭嗣同进京了。书院里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，觉得这个商人的儿子很奇怪，就送他一个绰号叫“谣言局的局长”。

这天邹容从外面跑回来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也没到上房看母亲，去了他自己的书房。邹容的书房和大哥的书房是邻间的，大哥一心考取功名，平时很少出门，他听着弟弟的门响，刚想过去看看，突然传来了弟弟“呜呜”的痛哭声，他大吃一惊，扔下书跑了过去，见邹容抚在书案上大哭。

“二弟，出了什么事？你怎么了？”

邹容没有回答仍大哭不止，大哥急了：“二弟，你这到底是哭什么，你要把人急死了。”

“大哥，你就让我哭吧，谭嗣同他们让西太后给砍了头了。”邹容边哭边哽咽着说。

“唉呀，我当什么事。”大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松开了拉着弟弟的手。大哥早就知道弟弟对这个谭嗣同很敬佩。就劝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别哭了，让爹知道又该挨骂了。”大哥劝了几句，知道也没什么用，就自己回书房了，由着邹容哭个够。

邹容是在路上听从成都来的人说的，他

心里又失望又悲伤，眼见着洋鬼子横行中国，管又管不了，打也打不过，想变法救国，却又被砍了头，这样下去，中国可不真要亡了吗？邹容只觉得心里好难过，好难过，又不知如何解脱，索性大哭一场。

邹容从书箱里找出他收集的那些维新报纸，从上面剪下一张谭嗣同的人头像，看着这张像，邹容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了谭嗣同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，他心里一阵激动，挥笔在像的后面题了这样一首诗：

赫赫谭君故，湖乡志气衰。

惟冀后来者，继起志勿灰。

邹容把谭嗣同的像在像框里装好了，就带到书院挂到他的座旁。吕翼文来讲经，见邹容竟敢挂谭嗣同的像，非常不高兴。

“邹容，书院是清静之地，你把乱党的像挂到这儿干什么？”吕翼山严肃地责问邹容。

“他不是乱党，他宣传新思想，帮助皇帝变法是来救我们的国家，他……”

“你不用和我说他，我只知道孔孟之道。

到这里来求学的也要一心只读圣贤书。”吕翼文粗鲁地打断了邹容。

“孔孟之道有什么用，还不是让小日本打败了，谭嗣同宣传的东西就比孔孟之道还好。”

吕翼文站在主讲台上，气得脸色灰白，在场的学生更是被邹容的话吓得目瞪口呆。大名鼎鼎的经学书院院长，如何能容得下蔑视孔孟的学生。第二天邹容就被开除出了重庆经学书院。

大闹出国

1901年夏日的一天，邹容一边哼着小曲儿，一边在书房里翻书。他平时喜欢的那些传记、小说被整齐地摞在一起，还有一本英语书和一本日语书也摆在上而，这是他被开除出经学书院后，跟一个日本人学习外语用的教材。他厌烦的那些经书，在书院记的笔记以及他学做的八股文稿被随意地扔在地

上。一个整洁的书房被他搞得乱七八糟。一会儿，小伙计敲门进来了：

“二少爷，老爷回来了。”

“太好了，我正等着他呢，你把这摞书给我装到皮箱里，我这就去见老爷。”邹容吩咐着，随手摸了摸小伙计的光头，笑嘻嘻地走出了书房。

穿过一条长廊，绕过假山就是正房，邹容先去了父亲的书房，没有人。他转身又去了母亲的卧房，父亲果然在这儿，正给母亲看他带回来的首饰。

“爹，娘，孩儿给你们请安！”

“嗯，我出去这几天，你没惹事儿吧？”父亲一向不放心他，边问边上下打量，“这么急着来见我，是不是又有麻烦了。”

“爹，我要去留学，到日本去留学。”

“这又是刮的哪股风，你学外语不是学得好好的吗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呢，这次是朝廷要派留学，咱们四川派 22 个，谁都可以报名，到成都考

试。”

原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，于1901年和清王朝签订《辛丑条约》，清政府感觉到再也无法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了，就见风使舵，搞起了所谓“新政”，也叫喊着要太练新军，大办新学堂，培养新式人才等，想借此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，四川总督奎俊就宣布派第一批青年出国留学。

“那可是漂洋过海啊，你才16岁，到一个无亲无友的异国他乡，你就不怕？”邹子璠经常外出贩货，多少有些见识。自从邹容从经学书院被开除，他就知道再不能指望这个孩子科举成名了，所以邹容想学外语他也没反对。这次要去日本，他还真有点犹豫，邹容到底还是个孩子。

见父亲的话里有余地，邹容心下大喜，马上当着父亲的面拍胸脯：“爹，你放心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这回我到日本要好好看看，它究竟靠什么把我们打败了，把他们的好办法也学些回来，改造我们的国家。”

这时门外传来通报声：

“舅老爷来了！”

邹容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凉了半截。怎么他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！父亲和母亲已经迎出去，把舅舅让进了客厅，邹容也只好跟进去。

邹容的舅舅叫刘华廷，思想非常保守，耳朵里听不得半个“新”字，邹容不喜欢他。若是他知道邹容要出国，一定坚决反对，父亲本来就有些犹豫，也就不会同意了。

果然，刘华廷一听这事，立即变了脸色：“你们这作父母的心里也太没数了，这孩子12岁就敢闹考场，又崇拜乱党，又爱管闲事，放他跑到外国去，还不知闯多大的祸呢。弄不好连你这点家业都得赔上。”

这句话一下提醒了邹子璠，他已听说南方革命党的事，若是邹容也加入了革命党，他们邹家还不得满门抄斩。

“大哥说的是，这孩子又强，又胆大，放他出去不保险。”父亲说着转向邹容：“你还

是留在这儿学外语吧，将来能跟外国人做买卖就行了。”

眼见要实现的愿望突然飞了，邹容把一腔怒火都杀向了舅舅。

“舅舅，你就知道忠朝廷，守孝道，一辈子都是个朝廷的奴才。”

“你，你……”刘华廷被骂得脸涨红，朝母亲说了声，“看你教育的好孩子！”站起来就走了。

父亲觉得脸上过不去，冲着邹容发起火来了“你给我们邹家丢尽脸了，这回你哪也别想去！”

邹容以死抗争，最后邹容报考留学生的事情总算获准了。他7月1日动身，跋涉千里到达成都，他先找人推荐报上名，然后参加了官费留学生的考试。这次主考的考官叫李立元，此人受维新思潮的影响，思想比较新，主动要求带这批学生去日本。他见邹容答卷速度快，国内的大事都谈得出，心中喜欢，主动找邹容攀谈：

“你十几了，为什么要报考留学生？”

那时候愿意出国的人不多，都怕出去被洋化了，李立元见他年纪这样小，却能从千里之外来投考，故而存一分好奇。

“我十六了，我想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，回来报效国家。”邹容回答。

李立元微笑着点头，夸邹容有志气。刚好在这时，总督奎俊来看考生，李立元忙把邹容引见给他：

“他是重庆来的，才16岁，考卷答得很好，还决心学成回来报效朝廷。”也不知是故意，还是习惯，他把邹容说的“报效国家”改成了“报效朝廷”。

“好。”奎俊打量了一下邹容，“有志气，我就是要选你这样既聪颖又忠于朝廷的人出去。”说着还拍了拍邹容的肩膀。

既受到主考官的赏识，又得了总督大人的夸奖，邹容深深地沉醉在喜悦和憧憬之中，自己就要挂帆远扬东渡日本了，那里有新知识有新天地，有救国、救民的办法……。